

大师笔下 · 大视野 · 大智大悟

精选民国大师经典名作，包罗社会人文万象

读者文摘

谢玲 ©主编

典 | 藏 | 版

民国浮世绘

民国社会各阶层人物掠影
栩栩如生，发人深省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一个世纪的历史沉淀，一百年的文化传承

大师笔下 · 大视野 · 大智大悟

读者文摘

典 | 藏 | 版

民国浮世绘

谢玲 ©主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者文摘：典藏版·民国浮世绘/谢玲主编.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639-4802-4

I. ①读… II. ①谢…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1110 号

读者文摘典藏版·民国浮世绘

主 编：谢 玲

责任编辑：翟薇薇

封面设计：壹诺设计

出版发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郝 勇

经销单位：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北鸿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6.5

字 数：204 千字

版 次：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639-4802-4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目录

第一辑 中国女人的命运

近代中国女性地位很低，很大程度上被当成男人的附庸。她们大多命运多舛，有苦难言，所经历的罪，所承受的痛，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杏姑娘	田汉 / 3
阿河	朱自清 / 10
苦鴉子	郑振铎 / 17
浣女	雷妍 / 20
董二嫂	石评梅 / 39
偶然来临的贵妇人	石评梅 / 44
热包子	老舍 / 46
商人妇	许地山 / 50
模影零篇	林徽因 / 64
一个南方的姑娘	萧红 / 102

第二辑 知识分子的喜怒哀愁

知识分子是最敏感的一群人，当国家民族多灾多难时，他们体会深刻，虽忧愁苦闷，但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变革振兴之道。他们绝不会退缩推托，唯愿肩负责任，救国救民。

二人之间	滕固 / 107
乐天诗社	黎锦明 / 116
微雪的早晨	郁达夫 / 121
灯蛾埋葬之夜	郁达夫 / 136
移家琐记	郁达夫 / 141
梦苇的死	朱湘 / 146
投考	朱湘 / 151
“失掉了悲哀”的悲哀	梁遇春 / 156
一个从四川来的青年	夏丏尊 / 160
家庭教师	萧红 / 163
狗	鲁彦 / 168
听潮的故事	鲁彦 / 175
异国秋思	庐隐 / 182
海行杂记	朱自清 / 186
航船中的文明	朱自清 / 191
旅行杂记	朱自清 / 194

第三辑 底层老百姓的生存状态

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国家衰亡，社会乱象丛生，各种战事频发，政局不稳，经济凋敝，老百姓求生都不容易，生活又能好到哪里去？

债	戴望舒 / 203
卖艺童子	戴望舒 / 206
悸	雷妍 / 208
窗子以外	林徽因 / 212
夏夜梦	周作人 / 219
西山小品	周作人 / 223
生与死的一行列	王统照 / 227
小六	萧红 / 234
蹲在洋车上	萧红 / 238
他们是父子	洪为法 / 243

第一辑 中国女人的命运

近代中国女性地位很低，很大程度上被当成男人的附庸。她们大多命运多舛，有苦难言，所经历的罪，所承受的痛，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杏姑娘

田汉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西施之能由浣沙溪畔使“吴王愁吴宫秋”，也还得感谢范蠡之拔识。不然天下艳色之埋没随百草者，岂在少数。近世电影业发达，在世界的“圣林”好莱坞被歌颂为明星的，真是宫室车马拟于王侯，一举一动悉为世界之视听所聚。曼莉薛馥夫妇之游欧，其所受热烈的欢迎过于威尔逊。华伦铁洛死后之哀荣非墨索里尼所能望，但他们之能由微贱致身于后来的地位，亦有幸有不幸。因为人的生命有限，青春一去，永不能还，男子还不大要紧，女子的“真的生命”较男子尤短，在她们那蔷薇花般的含苞未吐以至盛开的时候不能得一机会发挥她们的真的生命，及至盛期一过，谁复有多情的观众，拾春泥中的落花，想象如那招展枝头受好鸟赞歌时代的仙姿曼态呢？

这是我在由《获虎之夜》介绍过的仙姑岭下的事。我们家里这时已分家了。我的祖父住在隔仙姑岭很远的田家。我们兄弟时常带些山里的东西像红薯之类，或挑一担干柴去孝敬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时常扶着拐杖由路上的铺里秤几斤肉或是买些糖果来给我们吃，因为他老人家是最爱我们的。一次我又奉母亲之命去探望祖父，拿着一根自己在山里砍的棒，嘴里唱着自己最得意的“勒马扬鞭登古道……”沿一条溪水而行，走到梁家庄的旁边。溪水较宽，溪的对面除绿杨之外，

还有几株梁家护庄的大树。有一条小路由梁家的侧门通过菜圃蜿蜒到溪边，与搭在水上的石跳板相衔接。依依的柳绿，微风吹来低拂跳凳端，这一幅画图似的田园风光，正位于我到祖父家必经的路上，它曾使我少年的心跃动过多回了。可是没有比今天更跃动得厉害！平日爱在柳绿中穿梭似的跳跃歌唱的黄莺，现却在枝头呆然木立，连唱歌的功夫都没有了。因为今天那里有一个美丽的姑娘正在石跳上洗衣。柳绿微吻着她那漆黑的鬓缘，衣角被风吹动了，可以窥见她那淡红的衬袄，由那高卷袖子的素腕，可以想象她的莹洁的肌肤，她那浣倦的姿态和她那生命流动的曲线，使人为之陶醉。她娇羞地斜靠在石跳上，一双纤足侧映在微波动的水中随波荡漾。她是当时我们家乡十里内外的一个有名的美人，叫梁家七姑娘。据说她父亲择婿甚苛，首先要有“家屋”（就是要有财产）。挑选至今她已二十岁了，还没有看人家。你不曾听见侧门里出来的那个女人喊她做七姑娘么？她回答那女人的话的时候，那银铃似的声音清脆悦耳是何等令闻者为之心旷神怡啊！

前年因送漱瑜回湘养病，才有到仙姑岭下重游旧地的机会。当日唱“勒马扬鞭”的古道上仍然绿草如茵，梁家庄旁的小溪依然潺潺缓缓唱着旧日的清歌，柳丝儿拂着石桥，黄莺儿穿梭似的飞跃高啭，可是当年那斜跪在石跳上洗衣的人早已嫁了，早已寡了，早已又嫁了！我在一个亲戚家里遇见了七姑娘，她已变成一个愁苦的中年妇人，梳一个小小的巴巴头，缺了一个门牙，听说是被丈夫打脱的，脚是放得不中不西，只有她那紧蹙的双蛾还依稀留着美人的痕迹。总之，这个“天之瑰宝”算是莫名其妙的被葬送了，埋没了，坑杀了！

前年曾因凭吊废墟而悲，也曾因发见新地而喜，新地者杏姑娘也！在东京曾看过一部影片叫《路旁之花》，杏姑娘是真真实实的“路旁之

花”！

由长沙省城到我们乡里足有七十多里路。那时我的漱瑜在乡里养病。我一直在乡下看护她的病，后因有事上城公干，在省城接到漱瑜病势转剧的信，是阴历十二月十九日的事。因为老友皮君也要下乡，我邀他同行。前一天垂暮，岳麓山头的夕阳把湘江映得火也似的红，我们都欢喜明天有个好天气。到第二天早晨从床上向外面一望，天空和我的心里一般的暗淡，窗上的玻璃都含着雨点，有的还泪珠般的一颗颗直流。我想起漱瑜的病状，当我动身的时候颇为平稳，不应该忽然转剧，光景是她想我回去来吓我的吧！死？决不会！我不能作此想。但我的泪珠早染湿了人家的枕头了。因为漱瑜爱吃雪里红，我跑到南货店里买了一大把雪里红放在篮子里，走到皮君寓所与他会齐，扎起棉袍子的前后襟，撑起雨伞，冒着寒风冷雨，登我们的归路，我想阴历今年是不上城的了，我可以招扶漱瑜，陪陪慈祥恺悌的外祖父，看看书，过年的时候还可玩玩多年不曾玩过的龙灯，而且篮子里有的是雪里红，漱瑜明天的早餐一定比平常要有味一点了。咳！对于运命盲目的我，哪里知道我那可怜的漱瑜竟于我抵家的那晚弃我而去呢！不知道悲惨的命运在那里等着的我走到离城十五里的月湖堤，见两旁被前次大水冲平的坟莹，为状甚惨，因对皮君说：

“达三！我出一个对子请你对。”

“你说呀。”

“‘白骨黄泥地’！”

“‘轻风细雨天！’好不好？”

“太平常了，地何必一定对天，你看，我们快要到张家堆子了。张家堆子的杏姑娘长得很标致，就以她为题，对个‘蛾眉皓齿人’不好吗？”

“果然好！可是……”

达三说到这里好像想起什么事，忽然不说了。后来他对我叹道：“不料那天那个对子竟成了讖语，你想‘白骨黄泥地，蛾眉皓齿人’联成一句，成了什么意思？”我听了也为之悚然！

在那伤心的一天——我一生最大的悲哀的一天的数小时以前，我和达三又在张家堆子茶店里与我所谓真正的“路旁之花”谈了好一阵。我的笔太沉重了，不能再写下去。我只把二舅交我的一封信照记忆所及，记在下面，也同样可以表达我对杏姑娘的命运的同情。

寿昌：

接到你的信，知道你急于要找女明星，我在昨日上午便和一位朋友同到月湖堤去了一趟。月湖堤上的行人，背着包袱的，推着车子的，挑着担子的，坐着轿子的，形形色色，匆匆忙忙，来的要尝尝都市的繁华，去的要重领家庭的乐趣。他们对于月湖堤上的要求，至多不过喝一杯茶，换一双草鞋，或是下轿来，伸一伸腰，暖一暖脚，风流一点的少年也不过嗑着瓜子与那娇声浪态的茶铺里的“魔女”交换那一瞬间的情话：

“请进来喝杯茶啊，何必这样忙呢？”

“少陪啊，回头再来坐吧。”

这就是月湖堤上的情史的全部了。谁像我们把月湖当作浣纱溪学访西施的范蠡呢？

快要到张家堆子了，我们的精神陡然紧张起来，分明是要到她那里坐，却故意和其他无心的行客一样头也不回的走过去，但是杏姑娘锐敏的眼睛早发现我了。

“蒋先生！下乡去吗？吃杯茶着啥！坐下着啥！”

“啊！杏姑娘，好久没有见。”

“真是好久没有看见你们打这里过身呢，你们都好吗？”

“除开我依然‘打流’之外，他们总算都还好。”

我们便趁这机会走进了茶铺。她见我们停了步，便连忙掇椅子给我们坐。那双手虽然还白嫩，可是指头都皱了。月湖堤上的风，你是知道的，何况又挟着这样的春寒，见她在冷水钵子中洗杯子替我们倒茶，觉得这杯茶来得非常辛苦。她依然梳着辫子，围着一条紫色的围巾。我赞道：“杏姑娘，你那条围巾真正漂亮呀！”

她一面倒茶，一面用她那双妩媚的眼睛望着我微笑道：“晓得不好啊，不过这里冷得太厉害了，实在非有一条围巾不可，这是我上个月托人在城里买的呢。”

我本想说：“那么杏姑娘何苦在这样的地方喝西北风，何不到上海去当明星呢？”一想这话可能说得太急率了，何况在她的眼光中，觉得当电影女演员的不见得比茶铺里的姑娘高尚呢！

她照例地招呼了客人之后，又坐下来和我们谈话了。

“蒋先生，你今天下乡去？”

“不是，我替田先生找明星去。”

“田先生，不是那天死了太太的田先生吗？可怜他去年十二月和皮先生一块下乡的那天，正是他太太死的那天呢！他那人真怪，有一次走这里过身的时候，他同他的弟弟挑着一个重担子，走得气喘喘的，听说挑到石灰嘴才发脚，我端些瓜子花生给他吃，他一点也不吃，只喝了一杯茶，我以为他舍不得多给茶钱，可不料他走的时候，给的比别人还多。第二次他坐轿子经过这里也在我们这里坐，这回我妈妈端了许多东西款待他，他也不过给那么多钱。蒋先生！怎么你那些朋友，都是些怪人呢？”

不错，我们都是些怪人，都是些畸形人！我们这些为社会所误解所轻蔑的人却被月湖堤上茶店的姑娘称之为怪人，这是何等悲痛的事！后来我便谈起你的近况了，讲到你要我替你找明星，她很感兴趣地问

我道：

“蒋先生，你说替田先生找明星，明星到底是什么？我们乡里有明星吗？”

我不说“演电影的女戏子”而说“明星”者，原是要她觉得“明星”这东西比茶店里的姑娘高贵得多。但她逼着我解释的时候，我又为难了，我只好仍是给她一个莫名其妙。

“明星是一种从事电影工作的艺术家，英国话叫做 Star，就是天上的明星的意思。”

“那么，田先生托你到长沙来找天上的星吗？那怎么好找呢？”

“不是讲天上的，也还是指我们人，指那长的很漂亮的人，尤其是姑娘们。”

“找到上海去又怎么样呢？”

“譬如我找了姑娘到上海去，便加入田先生的公司，因为他是个导演，你一切要听他的指挥，在那宏大富丽的背景和强烈的炭精灯或水银灯的下面你可以对着 Camera（摄影机）做各种表演，制成影片之后，在上海及中国各地放映，你的名声，便可以一天天地高起来，你的芳姿便做到举国都认得，那时候你就不必在这里卖茶了。”

寿昌，我这一篇女明星的解释，何等写实何等地道啊！但是在离长沙十数里外的月湖堤上开茶铺的杏姑娘的耳里，分明是等于一篇叽里咕噜的外国话。但聪明活泼的她，睁着黑而大的美目，拂着额头上寒风吹乱的秀发，桃腮陡泛着梨涡，朱唇间微露着银齿，对我说：

“蒋先生，你说的明星，我还是不大明白。我只觉得一定是种极有趣的事，你对田先生说，介绍我去做个小丫头好不好？”

“你要真肯去，一定可以成个大明星。我刚从上海回来，那里的什么明星我不曾见过，可是实在没有像你这样漂亮的……只怕你不肯去吧！”

她听了这话低头望着她那冻破了的嫩手，似乎很有些不平。她是个调皮的姑娘，什么话不好说！她去年不是屡次笑着请你替她说媒吗？

“我有什么不肯去？妈妈呀，我到上海去好不好？”

她向左边房里的中年妇人问道。那妇人用凶狠的眼光扫了我们一眼，又转过头斥责似的对她说：

“你疯了吗！明天你男人就回来了，你去问他肯要你去不？”

她听了这话，掉转头望着右边那间房，把一切野心，一切妄想霎时间都打消了，外面过路的客人又来了，她放下手来打着笑脸迎出去：

“进来坐下着啥，吃碗茶着啥。”

我们望了她那枯萎了的蔷薇似的可怜的样子，再回头望那右边的房门，只见上面贴着一个斗大的喜字，两边的红对子是“南国佳人妆成七宝，东都才子反就千言”。这南国佳人自然是杏姑娘，那东都才子后来经我调查，才知道是湖堤渡一家染铺里的染匠师傅！

寿昌！你的信来迟了。

阅读札记

跟男人不同，女人真正美好的年华也就那么些年，一旦岁月流逝，就像蔷薇花落，稍纵即逝了。作者于是替杏姑娘感到悲哀，但杏姑娘的悲哀恰恰是那一代女性的悲哀，是当时落后的社会观念的悲哀。

阿河

朱自清

我这一回寒假，因为养病，住到一家亲戚的别墅里去。那别墅是在乡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蓝的湖水，对岸环拥着不尽的青山。山的影子倒映在水里，越显得清清爽爽的。水面常如镜子一般。风起时，微有皱痕；像少女们皱她们的眉头，过一会子就好了。湖的余势束成一条小港，缓缓地不声不响地流过别墅的门前。门前有一条小石桥，桥那边尽是田亩。这边沿岸一带，相间地栽着桃树和柳树，春来当有一番热闹的梦。别墅外面缭绕着短短的竹篱，篱外是小小的路。里边一座向南的楼，背后便倚着山。西边是三间平屋，我便住在这里。院子里有两块草地，上面随便放着两三块石头。另外的隙地上，或罗列着盆栽，或种蒔着花草。篱边还有几株枝干蟠曲的大树，有一株几乎要伸到水里去了。

我的亲戚韦君只有夫妇二人和一个女儿。她在外边念书，这时也刚回到家里。她邀来三位同学，同到她家过这个寒假；两位是亲戚，一位是朋友。她们住着楼上的两间屋子。韦君夫妇也住在楼上。楼下正中是客厅，常是闲着，西间是吃饭的地方；东间便是韦君的书房，我们谈天，喝茶，看报，都在这里。我吃了饭，便是一个人，也要到这里来闲坐一回。我来的第二天，韦小姐告诉我，她母亲要给她们找一个好好的女用人；长工阿齐说有一个表妹，母亲叫他明天就带来做

做看呢。她似乎很高兴的样子，我只是不经意地答应。

平屋与楼屋之间，是一个小小的厨房。我住的是东面的屋子，从窗子里可以看见厨房里人的来往。这一天午饭前，我偶然向外看看，见一个面生的女用人，两手提着两把白铁壶，正往厨房里走；韦家的李妈在她前面领着，不知在和她说甚么话。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样。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棉袄和夹裤，黑里已泛出黄色；棉袄长与膝齐，夹裤也直拖到脚背上。脚倒是双天足，穿着尖头的黑布鞋，后跟还带着两片同色的“叶拔儿”。想这就是阿齐带来的女用人了；想完了就坐下看书。晚饭后，韦小姐告诉我，女用人来了，她的名字叫“阿河”。我说：“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还能做么？”她说：“别看她土，很聪明呢。”我说：“哦。”便接着看手中的报了。

以后每天早上，中上，晚上，我常常看见阿河挈着水壶来往；她的眼似乎总是望前看的。两个礼拜匆匆地过去了。韦小姐忽然和我说，你别看阿河土，她的志气很好，她是个可怜的人。我和娘说，把我前年在家穿的那身棉袄裤给了她吧。我嫌那两件衣服太花，给了她正好。娘先不肯，说她来了没有几天；后来也肯了。今天拿出来让她穿，正合适呢。我们教给她打绒绳鞋，她真聪明，一学就会了。她说拿到工钱，也要打一双穿呢。我等几天再和娘说去。

“她这样爱好！怪不得头发光得多了，原来都是你们教她的。好！你们尽教她讲究，她将来怕不愿回家去呢。”大家都笑了。

旧新年是过去了。因为江浙的兵事，我们的学校一时还不能开学。我们大家都乐得在别墅里多住些日子。这时阿河如换了一个人。她穿着宝蓝色挑着小花儿的布棉袄裤；脚下是嫩蓝色毛绳鞋，鞋口还缀着两个半蓝半白的小绒球儿。我想这一定是她的小姐们给帮忙的。古语说得好：“人要衣裳马要鞍”，阿河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怜了。她的头发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额的留海也梳得十分伏帖。一张小小的